


“你可以上街讨饭了，我一个人养不起你”

“跪求抚养费”的悲剧为何一次次上演？

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钱俊皓

“这两个月你别指望买东西吃了，你爸(妈)生活费没拿来。”

“你可以上街讨饭了，我一个人养不起你。”

大人离婚，最受伤的往往是孩子，更可悲的是，他们往往成为父母因抚养费相争的“出气筒”。

据统计，今年上半年衢州全市法院共受理涉及抚养费的案件61件，同比上升16.39%，其中衢江区法院受理此类案件17件，同比上升88.89%，上升幅度巨大。都说孩子是心头肉，为人父母你们这样做，忍心吗？



要照看桔子生意，可谓身心俱疲。无奈之下，双方选择对簿公堂。

衢州衢江区廿里法庭受理此案后进行了开庭审理。法庭上，方某提出，这两年桔子生意不好做，收入几乎为零，儿子上学的费用也成了问题，而且自己还欠着信用社两万多元贷款没还，日子过得十分紧巴。

在法庭的主持下，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，由母亲徐某每半年支付儿子阿俊抚养费1500元，至阿俊18周岁为止。

母亲当起“甩手掌柜” 扔下孩子5年不理

江西的许某与衢州的余某结婚后，生下两个女儿。2011年，两人离婚时约定，两个孩子都跟着父亲余某生活，生活费由两人平摊，直至孩子独立为止。

虽然夫妻双方感情破裂了，但许某毕竟是孩子的母亲，余某在离婚协议中特别加上了一条，许某只要想女儿了，随时都可以来探望。

谁知，许某离婚后就做起了“甩手掌柜”，不仅没有来看过两个女儿，就连生活费、教育费都是余某独自承担。

余某已年过半百，现在让他出门打工赚钱实属不易，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很拮据。今年2月。两个女儿向廿里法庭提起诉讼，向母亲许某追讨抚养费。

但即便是女儿提起诉讼，许某也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。法庭作出缺席判决，判令许某每月支付两个女儿抚养费各400元。

廿里法庭庭长朱贤红介绍，目前这个案子还在判决公告送达期间，如果案子生效后，许某仍不执行，不支付女儿抚养费，还将被列入“老赖”黑名单，要被法院强制执行。

法官有话要说：

父母离异，最受伤的是无辜的孩子。特别是学龄儿童、中小學生心理脆弱，他们特别容易受伤害，在同学面前很自卑。据统计，犯罪的未成年人90%以上来自于管教失控的单亲家庭，通常离异的父母没有心思和精力去教育孩子，未能尽到为人之父母的职责。

而在不少老年人所提起的赡养纠纷中，双方有争议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，当初父母在抚养孩子问题上，并未尽到起相应的义务。换句话说，这枚“苦果”，最终还是由孩子的父母自己吞下。

因此，自觉履行好孩子的抚养义务，尽可能为自己的亲生骨肉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，是每位父母应尽的责任。

从衢州搬到上海 抚养费增加了一倍

高某和妻子陈某当初是仓促结婚，本以为有了孩子感情会更进一步，但女儿一岁半时，两人还是决定离婚，约定由陈某抚养女儿直至长大成人，高某每月支付抚养费500元。

2014年，女儿小妮跟着陈某从衢州搬到上海生活。由于地区差别、物价上涨及上幼儿园等因素，原来父亲每月支付的500元抚养费逐渐无法支撑女儿的日常生活开支。

“爸爸，我是小妮，我在上海上幼儿园了，一切都很好，就是开支很大，妈妈说要增加生活费，可我不知道该不该向你。我知道爸爸赚钱也很辛苦，爸爸你要保重身体，有空来上海看看我。”高某接到女儿的电话，鼻子酸酸的，他马上打电话给陈某问要增加多少钱。

陈某说，外地人在上海上幼儿园光赞助费每年就要交五六千，其他的生活开支也大大增加，所以要求将抚养费提高到每月1200元。

从500元增加到1200元，高某有点接受不了，他没有答应陈某。而陈某独自在上海坚持了一年多，因为实在负担不起开支，向衢江法院杜泽法庭提起了诉讼。

通过法官做工作，高某同意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支付小妮的生活费，至于女儿医疗费和非义务教育学费凭发票分担二分之一。

杜泽法庭庭长吴宏斌介绍，父母离异的孩子，往往生活在痛苦之中，抚养孩子的一方因为没有拿到另一方的抚养费，时常会将怨气发向孩子。他审理过的一些案子，有些父母对孩子说“这两个月，我没有钱给你买东西了，你去找你爸(妈)要钱去”，甚至还有更难听的，直接让孩子去讨饭，这些话都无疑是在向孩子们幼小心灵上撒盐。

桔子生意收入锐减 孩子遭遇上学难


近两年，农户方某因为桔子难卖收入锐减，他和儿子的日常开支变得捉襟见肘。为了保障儿子能正常上学，前不久，方某决定向前妻徐某讨要抚养费。

方某和徐某是相亲介绍认识结婚的，感情基础并不深。两人离婚后，儿子阿俊跟着父亲生活，母亲徐某暂时不用承担儿子的抚养费。

之后，徐某再婚，重新组织家庭。之后，徐某对阿俊的关心也越来越少。方某一个人带着儿子，又当爹又当娘，还

从私人庄家到“中间商”一应俱全

宁海警方破获特大“六合彩”网络赌博案

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张貽富 周国亮

杨某，号称宁海“打码”(买六合彩又俗称“打码”)第一人，有人说他靠非法经营“六合彩”，赚了好几套房。如今，这一切已经化为泡影——他被警方抓了。

近日，宁海县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，通报了一起涉案金额上亿元的“六合彩”网络赌博案件，抓获杨某、葛某、施某等36名犯罪嫌疑人，查获126名违法赌博人员，查扣涉案电脑12台、手机45部、银行卡49张。

小赌博牵出大团伙

这起案件还得从2015年8月，宁海桑洲派出所查到的一条线索说起。

去年8月，桑洲派出所得到线索，金某在当地开设“六合彩”赌博。经过侦查，民警成功抓获金某。

一开始，民警以为这只是一起小案件，但是通过查看犯罪嫌疑人手机及银行账户，民警发现，金某的QQ、微信里有很多关于“六合彩”的信息，并且他与多人资金往来频繁，数额也非常大。

由此，警方判断，金某背后可能还有一个团伙。

经进一步侦查，民警获悉，从2011年1月开始，金某就在跃龙街道一处房子里开设赌场经营“六合彩”，从上线杨某、葛某等人处获取抽成，同时纠集陈某等人为其“销售”，接受他人“六合彩”投注，并物色林某、唐某等人为下线，答应给予高额抽头。

经初步调查，金某共接受他人投注1800万元，获利36万元。他背后的不法团伙也逐渐浮出水面——从最底端的参赌人员到帮忙介绍的“中间商”，从拥有赌博网站账户的私人庄家再到提供账户的中间人，这一网络赌博团伙已经构成了完整的网络赌博产业链。

五层赌博网络显现

“六合彩”是香港的合法彩票，但在内地属非法。为牟取利益，不法分子利用香港“六合彩”号码进行赌博活动，这被称为地下“六合彩”，其本质是私人坐庄的私彩。

地下“六合彩”的经营一层连着一层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在此案中，宁海警方将不法团伙分成五个层级：第一层级是开设网站的，也就是私人庄家；第二层级是网站维护人员，负责给投注点负责人开设账户；第三层级是地下“六合彩”投注点经营人，也是第四层级的上线；第四层级是“抄码”的人(专门在上下线之间从事传递单码活动者)；第五层级是“打码”的人。

由此，五个层级构成一张完整的赌博团伙网络图。不过，网络赌博具有很大的隐蔽性，涉案人员多，如何才能将整个团伙一网打尽呢？

办案民警将目标锁定在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的犯罪嫌疑人，因为他们在整个犯罪团伙起着上下承接的作用。“抓到他们就能将上下线一起连根拔掉。”

警方斩断“黑链条”

2015年11月19日凌晨，宁海县公安局实施第一次抓捕。此次，警方的目标是犯罪嫌疑人葛某。就在警方准备行动之际，葛某却出门了，并且坐上了停在门口的私家车。

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民警驱车跟上。最终，葛某在一家夜宵店停了下来，手里抓着一个鼓鼓的信封走进店里。警方猜测，信封里装的，很可能就是下线交上来的赌资。

民警决定立即实施抓捕，一举将里面的6个人全部抓获。而葛某手里的信封，装的正是6万元赌资。同时，负责网站维护、帮助投注点开设账户的施某，也被警方一同抓获。之后，宁海警方在上海将做私人庄家的吕某抓获。

目前，此案还在进一步查办中。

